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干涉多人，以子之才，何患下科不高夺锦标哉？今特召子来，言明其故。子归，可置之勿论，保全众生，无量功德。老夫亦不欲以此事挂诸弹章也。”生唯唯。相国起，生亦辞出。下阶失足，遽然而觉，几上残烛犹明，余酒尚在。

返里后，偶于书肆觅得会墨，展阅之，三艺一诗，果皆己作也。追思梦境，汗浹重衣。顾朝中当轴，绝无楚姓者，辗转莫解，又不敢以之询人。时生虽耗耗^④南还，而思女之念，未尝一刻忘也。告之堂上，特泐媒妁求婚于徐。不意冰人甫遣，而女姻事已成，盖即同郡陆氏子，巨富家也。生闻信怅然，若有所失，几不欲生。继而愤焉以兴，投冠于地，曰：“天既迟我之功名，而复夺我之佳丽，抑何相待之薄哉！功名匪我思存，惟此佳丽，实系我心。性命可捐，死生靡间。曩以有百岁偕老之盟，故以礼自持；若早知有今日，奈何全璧以贻牧竖哉！”

于是负气出游江淮间，物色风尘，冀有所遇。惟是寻花问柳，赠芍采兰，延访已穷，而迄无一当意者。旋自维扬附轮，船达汉皋。怀衡有梦，而解佩无人，废然将返。

偶出行遇雨，避入古庙中，仰瞩神像，似曾相识。翘首思之，良久，憬然有悟，乃即昔日梦中见召之楚相国也。瞻对徘徊，恍惚复入梦境。跌坐蒲团，颓然竟睡。见神像忽由龕下，蹴生曰：“起，起，子意中人至矣。可急走至江边，第五株杨柳下，维一渔舟。子其速登，放乎中流，见有物触舟，立拯之起，即子佳耦。子前身为范大夫，鸱夷中有西施，幸尚无恙。子得之，可作五湖游矣。其勿忘余德。”言讫，以手拍其肩，遽醒。踉跄出庙，视其额曰：“伍相国祠”，乃恍然于梦中所见者，楚国子胥也。

爰遵神示，信步诣江干，果有船在焉。呼渔翁求渡。诘

何往，嚅囁不能对。渔翁笑曰：“且请登舟，自有佳处。”问答间，一若知其意者。顷之，江风大作，银涛壁立，雪浪山崩，一时江中所有商舶贾橹，无不樯折楫摧，倾覆无数，断板碎篷，蔽流而下。而一叶渔舟，容与荡漾，若无事然。生骇且奇，莫测其故。俄有一物从上流来，既近舟，挂于橹。生令渔翁举之起，则衾中所裹，赫然人尸也。生惊怛欲绝，视之，乃一绝色女子，美艳异常，脸际若泛桃花，犹带酒气。渔翁投以药丸，呕水升余，旋苏。启眸见生，曰：“此何处？岂尚是人间耶？”生乃备述梦中神明指示颠末，转询女姓字。女自言：“姓朱，字素芳，楚中巨族也。是日以往汉皋别业，舟中与女伴赌酒沉醉，竟不知何以至此。”因命生遣人报信其家，生从之。顷刻间，肩舆已至，异女而回。女详问居处，殷殷致谢再生恩。生亦随登岸。方拟重酬渔翁，而一回顾际，其舟已杳，爰惊为神助。

生甫抵寓，女昆弟已来，延生至其别墅，款待优渥。越日，倩会垣显宦为月老，以女许生，且曰：“季半从鍾建，此昔时楚国故事也。敢援以为请。”完姻之日，殆从烜赫，所赠奁具，以钁万计，道路观者，啧啧叹羨。女通书史，娴吟咏。生每视以慧仙所作，言其缘浅情深，往往太息泣下。女笑曰：“慧仙得为富家郎妻，福亦不薄；惟君得隄望蜀，抑何无厌？”生有时绳慧仙之美，女曰：“君视我何如？”生曰：“尹邢媾旦，恐未易优劣也。”女曰：“此模棱语，必非出自中心。我必一睹慧仙，自判甲乙，则始信月旦之有定评也。”

是时慧仙已适陆氏，伉俪甚谐。女以云耕迎致之，既相见，备道企慕意。女睨生而笑，作桓温妻语曰：“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！”慧仙亦恨覩面之晚。二女之貌，盖亦在伯仲间。

慧仙温靓而兼纤丽，素芬妩媚而具旖旎，得一已足以魂销心死。

明年，生捷南宫，以一甲第三人授编修。偶与女话前事，曰：“迟我一科，固无所憾；特不能高踞上头，作第一流想耳。”女曰：“前科会元，我家戚串也。果窃君文，当令倍以偿君。”乃出生文示其兄，命为之从中关说，竟出万金为酬仪。自此同在史馆，颇相得焉。偶值春暮，芍药盛开，某生招生往饮，酒酣，言及伍相国何以曲为周旋，当必有故。某生曰：“我家世事伍相国甚虔，春秋设祭，数十年不懈。前年庙貌聿新，甲于一郡，神之报施，其以此欤？”

慧仙耻其夫之富而不文也，纳粟为上舍生，促往应试，潜易男装，代入矮屋中。三场毕，幸人无知者，榜出，竟列高第。由此有女孝廉之名。

生后官至湖北巡抚，兴利除弊，颇有政声。捐廉万五千金新汉皋伍相国祠，轮奂华丽，榱桷^⑤崇宏，一时罕俦。江上筑小庙以供渔翁，香火颇盛，求免风涛者，甚著灵验。

【注释】

①庖湑：厨房，浴室。

②牀触：触动。

③圉（yǔ）人：掌管养马的人。

④氾氾（mòshò）：烦恼。

⑤桷（jué）：方形的椽子。

海外美人

陆梅舫，汀州人。家拥巨资，有海舶十余艘，岁往来东南洋，获利无算。生平好作汗漫游，思一探海外之奇。请于父母，不之许。娶妻林氏，都闽之女公子，精拳棒，得少林指授，能御健男子数十人，当之者无不辟易。每逢海舶南还，辄述海外奇闻噩事，心为之动。于是夫妇时谈出洋之乐，跃然期一试。

数年间，生父母相继逝。服阙^①，即招舵工集议，谓孰长于风云沙线，孰稔于经纬舆图。既遴人，又选舶，谓孰坚捷便利，冲涉波涛。众舵工进言曰：“与乘华船，不如用西舶；与用夹板，不如购轮舟，如此可绕地球一周而极天下之大观矣。”生哑然笑曰：“自西人未入中土，我家已世代航海为业，何必恃双轮之迅驶，而始能作万里之环行哉？”爰召巧匠，购坚木，出己意创造一舟：船身长二十八丈，按二十八宿之方位；船底亦用轮轴，依二十四气而运行；船之首尾设有日月五星二气筒，上下皆用空气阻力，而无藉煤火。驾舟者悉穿八卦道衣。船中俱燃电灯，照耀逾于白昼。人谓自刳木之制兴，所造之舟，未有如此之奇幻者也。择日出洋，亲朋咸^②来相送。生设宴高会，珍错罗列，酒酣，击铁如意而歌曰：

天风琅琅兮，海水茫茫。招屏翳而驱丰隆兮，纵一苇之所杭。我将西穷欧土兮，东极扶桑。瞻月升而观日出兮，乘风直造乎帝乡。

歌声激越，如出金石。女亦拔剑起舞，盘旋久之，众皆

见剑光而不睹人体，万道寒芒，逼人毛发。须臾，剑收人现，仍嫣然一弱女子也。众皆抚掌称善。

既入大洋，飓风忽发，船颠簸不定。生命任其所之，冀逢异境。经六七昼夜，抵一岛。岛中人皆倭国衣冠，椎髻阔袖，矫捷善走。男女皆曳金齿屐。女子肌肤白皙，眉目姣好，惟画眉染齿，风韵稍减。见生夫妇登岸，群趋前问讯，语啁啾不可辨。挽生同行，入一村落，古柏参天，幽篁夹路，一涧前横，渡以略约^③。隔涧茅庐四五椽，颇似中华宇舍，余皆板屋。

众过桥叩门，一老者扶杖而出，诘众何事。众指生夫妇，令老者与之语。老者自言曾至中国，读书京师十余年，南北方言，略有所晓。问生从何处来。生具告之。邀生至其家小憩。众渐散去。有一二状似官长，随老者俱入。坐甫定，即有小鬟跪进杯茗。杯甚小，茗作碧色，味甘。老者谓此为日本外岛，岁时贡献。明季有三贵官乞兵至此，久留不能去。一官日祷于神前，愿作长人以杀敌。一夜，其身暴长，状如巨灵，人见之，悉惊走。后三人俱服药死。既死而身不朽，遗命建一亭于通衢，置尸其中，四面但有栏楯而无窗棂，俾行道过彼者，皆得入而瞻仰，有以一瓣香诚心来拜者，吾三人阴灵有知，必起而答拜。生请一覘其异。老人遂导之往。果见三人皆明代服饰，中一人躯干瑰伟，仿佛似今之徽州詹五，生遂肃然伏地。中一人半起其身，合手作礼，生与老者俱惧而奔。问老者以三人姓名，则曰：“代远年湮，无从考矣。”

生居岛中十日。一夕，西风大作，遂挂帆行，飘至马达屿泊焉。登岸游行，见一处筑高台耸霄汉，男女围观者甚众。生夫妇亦前而薄观之。台上南面坐者，以赤锦缠头，窄

袖短衣，衣上悉缀以宝石、火钻，光怪陆离，璀璨耀目。其人面作铁色，年约三十许。台上有扁，梵字英书并列。生不解，问之同立华人，方知为与人斗力，胜者畀以黄金百两。俄闻台下乐作，操琴已三叠，请众往角。女揜袖欲登，生曰：“未可也，试观来者，则知其伎俩优劣矣。”先一粤人，后继以闽人，皆一举手即仆。旋有西服者，上体颇猥琐，而举动迅捷，其伏如鼠，其进如猱。众曰：“此日本教习师也。短小精悍，名下固不虚哉。”相持一时许，一足中日人要害处，颠去尺有咫。于是台下大哗，乐声又作，音韵激扬，若贺其成功者。女曰：“我为日人一吐气！”耸身竟上。台上人见一中华女子，骇甚。各占一隅，悉生平艺力，两相搏击。女猝飞纤足，中其膺，其人蹲地呕血。女谓其惫甚将死，近前视之，不意遽跃起丈许，以双手扼女之喉。女内则运气，外则亦以双手紧抱其人，顷之，俱殒。生登台收其尸，则呱呱一声，婴儿出自褙^④中。盖女怀妊已七月，至是用力过甚而胎遽堕也。幸儿尚生，抱之回舟。见一广颡虬髯者立于舟侧，谓生曰：“此儿非凡器，可付我抚育之，二十年后，当见君于罗浮山麓。”生视其貌，知其为异人也，立畀之，飘然竟去。舟人舁女尸葬于高邱，树石碣曰：“中原陆孺人林氏之墓”。

生既丧妻，影只形单，凄然就道。长年林四，妻之远族兄也，谓生曰：“闻西方多美人，俗传有女子国，距此当不远，盍于海外觅佳丽，且减愁思，当有妙遇。”测定罗针，径向西行。月余进地中海口，地名墨面拿，意大利国之属土，即史书所称为大秦者也。甫泊舟，即有求售珊瑚宝石者麇^⑤至。寓寓解装，为游历计。寓中多妇女，长裙曳地，罗袂生香，手中均操箏琶诸乐器。询之，皆乐工也。午餐既

设，众乐毕奏，铿锵聒耳。座客犒以银钱二三枚。自生闻之，异方之乐，只令人悲耳。

越日，有一别国巨舶来泊生舟旁，生视船中指挥作主者，华人也。其人见生中土装束，亦异之。与生殷勤通问讯，方悉客住漳州，固同乡也。招生登舟。入内舱，在前奔走趋承者，皆美丽女子，粉白黛绿，尽态极妍。生问若辈伊谁。其人曰：“皆妾媵之属，久充下陈，备箕帚而捧盘匱^⑥者也。”生不觉生艳羨心，曰：“天赐艳福，何修而得？”此客笑曰：“君欲之乎？当拔其尤者以奉赠。”即于左舱呼二女子出，曰：“君视此佳否？”问其名，一曰真真，一曰素素，并皆长眉入鬓，秀靥承颧，媚态花嫣，丰肌雪艳，较前所见六七辈，尤旖旎温存也。生不禁魂销心醉，遽问需陋金若干，曰：“如此天仙化人，虽量珠十斛，索璧连城，亦未足多也。”客曰：“吴市看西施，尚须输一金钱，此则不消破费半文。君但携归，置诸玉镜台前，安心消受可也。舟中惟此二女为全璧，下体亦佳，余则如习凿齿之半人耳。”生闻言，索解不得。客曰：“君以为若辈美丽天生乎？抑人力乎？若辈皆产于罗刹国中，奇丑异常，无有人过而问者。前十年，其国天降男女两圣人，能修人体，使丑者易而为美。其法：先制人皮一具，薄如纸绢，上自耳目口鼻，中至胸乳腰脊，下逮髀股足趾，无一不备。既蒙其体，与真逼肖，至于香温柔滑，膩理靡颜，虽真者犹有所不及。平日从不去身，惟洗濯时一脱耳。子所见，皮相也；若露真形，定当吓杀。修价不貲，钱少者仅得半体，其下依然丑恶。君所得者，实为完体美人，故以全璧呼之。”生恍然有悟曰：“此真海外奇事，闻所未闻。然不免视横陈时如嚼蜡矣。”客又曰：“其国修人之法，但行于女，而不行于男，以修男者法未成而遽死也。

今其国辄贩女于远方，人多见其美，而不知其出自矫揉造作也。”生聆此一席话，不觉毛发尽戴，愿还二美人不敢受。客曰：“君真愚矣！世间一切事，孰是真者？红粉变相，即是骷髅，夜叉画皮，遂成菩萨，子将来必由此二女得悟大道。余倦矣，君盍归休。”

生甫举足离舟，客已扬帆遽去。生返视二女，媚眼流波，娇姿生情，顾盼之间，自饶丰韵。日夕对之，弥觉其美。既归里门，即以二女为簪室，不复言娶。二女当盛暑时亦裸体，窃窥其浴，亦如常人，因疑客所述为戏言，惟生平从未一至罗浮云。

【注释】

①服阙：古丧礼，父母死后，服丧三年，期满服除，称服阙。

②戚：都。

③略约：小木桥。

④裈(kūn)：古时称裤子。

⑤麤(jūn)：成群。

⑥匱(yī)：古代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，形状像瓢。

乱仙逸事

柳翠云，明季宫人，籍隶杭州。父德明，固名秀才，仅生一女。幼耽书史，长习咏吟，年甫及笄，容姿绰约，体态轻盈，见者以为神仙中人不啻也。宏光南渡，妙选才人以充后宫，女亦预其列。临行别父母，泣涕登车。

时国事已不可为，而宏光在宫中日事宴游，繁弦急管，藉破愁城，往往自宵达旦。大兵下江南，诸臣迎降，宏光遁

去。女为胡珏所掠，献于某王麾下。女宛转哀祈，惨淡玉颜，有若梨花带雨。王怜之，纵归。冀得重与父母相见。

其母路氏，时偕乡民避兵村落。有王十一者，给^①云送之往，遂挟女至溧阳，投潘奴。潘奴名茂，江宁彭氏仆也。素以桀骜称，横行乡曲，至是乘乱据城叛。城内外皆贼，甲马汹汹。溧阳城北有太白楼，往日名流赋诗饮酒所也。潘奴艳女色，命幽之楼上。女佯作临窗眺望，时思跃身赴楼下死，为左右女奴所持，不得遂。潘奴闻之，使数十女奴环而守焉。潘奴败，贼党挟女将奔广德。行至溧阳南门外三十余里，有镇曰戴埠，一聚落也。女恒欲觅死，贼防闲益严。闻明之号七王者，驻兵千口，卢中书象同驻兵张渚，知明亡消息，乃殉难于丁山岭。岭距戴埠仅十许里，贼亦顺道趋此，探明兵已溃散，遂不复留，径驰至棉岭少休焉。

棉岭距溧阳南城六十里。贼四出纵掠。民家有宋连寿者，世居后冈芥，去棉岭不过里许，素以巨富著名，庐舍栉比，阡陌云连，一乡中推为巨擘。贼排闥直入，搜得家酿数十瓮，纵饮沈醉，狼藉卧地，守者其防遂疏。后冈有大溪回环，水声潺湲不绝，侧有大松树，亭亭若偃盖，其高数丈，荫蔽十余亩，虬龙攫拿，苍翠干霄。女乃仰天而叹曰：“此乃我死所矣！”解带自缢。当时莫有知者。

后二百余年，溧阳诸文士于长夏赋闲，洒扫静室，结社扶鸾^②，女乃降乩，先书一五绝云：

落花空自舞，飞絮扑帘旌。多少仙才士，谁怜殉节人？继乃详述颠末如此，且云：“于太白楼下欲死，于戴埠欲死，而俱不得，及至棉岭，乃得以身殉焉。又不能杀一贼而与之俱死，殊足惜焉。以帝王之官嫔而受辱于人奴，国法未诛；以节烈之名媛而屈死于非命，史册

不载。一心耿耿，此意茫茫。虽沈魂魄于山阿，未睹阐扬于韵士。今诸君子徘徊树下，能不伤心？故于灯影将阑，炉香未灭，聊陈往事。若得发为歌咏，谱入管弦，或赐以表章，载诸志乘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，翠云感且不朽！”

由是女之名遂传于世。好事者求其墓，在溧阳城外二十里，为树石碣以志焉。华亭高药房孝廉崇瑞秉铎颖上，曾征诗于诸同人。上海艾杏坪茂才采女事入杂录，而系以四诗，云：

节烈流传溯溧阳，寒泉涧底姓名香。深宫未得君王宠，一死长留壶牒光。

名媛才调出天家，何物潘奴敢驻车。尚有费官人媲美，官墙一样女贞花。

太白楼边认泪痕，落花飞絮冷孤村。丁山岭外松林下，冰雪无瑕玉女魂。

宏光天子太风流，歌舞场空迹未留。独有青山埋艳骨，芳名乔木共千秋。

又有程季玉者，亦以才媛而遭兵劫。前后二百年，事若相类，有同悲焉。季玉姓程，名琬，吴兴人，出自世家。幼即延师课读，于唐宋元明诸大家诗，皆能琅琅上口。喜为韵语，偶尔落笔，便自斐然。上有二姊，长曰伯璆，次曰仲琳，咸能识字知书。女年最幼而性最聪敏。每值闺中倡和，女诗独先成，往往独探骊珠，压倒元白，群呼为不栉进士。父母尤宠爱之，视为掌上珍。父以一官需次吴门，遂家焉。庚申，发逆南窜，江浙沦陷，赖先期徙居邓尉，得免于难，时女年仅十龄也。旋知邓尉亦不可居，乃赁扁舟一叶，作浮家泛宅想，往来淀泖间。女于仓皇急难之中，不废吟诗。逮

后乱事粗定，避兵谋食者，群聚于沪淞一隅，遂亦寄迹春申浦上。女稍长，容益美艳，不假涂泽，而其秀在骨，见者无不爱慕臻至。

壬戌春初，沪上亦时有风鹤之警。大吏方檄女父往江北劝捐，遂挈眷以行，侨寓如皋，固贾大夫射雉之所也。女于刺绣之余，常至冒家废墅游览。或遇枯木寒花，断桥流水，辄低徊不忍去。有时剔藓书字，坐石看云，偶获一二佳句，即镌诸竹树，率以为常。

一日，短墙外忽露一人面，古貌疏髯，作黄冠装束。聆女微吟，亟赞曰：“好诗！”女方惊而四顾，而道士已自园扉进，见女长揖。女亦衿衽答之。旁立女婢即叱之退。舆夫谓之曰：“此程明府女公子也。汝出家人，何不自知？勿冒昧取辱。”道士曰：“吾本欲一进程明府耳，汝其导我往。”舆夫即与偕行。既至，女父立延见于客座。道士猝然问曰：“女公子曾谐姻事否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此蕊宫仙子偶尔谪降红尘耳。宜度为女道士，可免灾厄。否则寿恐弗永。”女父咄^③之。道士笑曰：“我固知君之不能从也。”飘然竟去。须臾，女归。女父因述其事于诸姊妹间，嗤其妄语。独女俯首，默有所会，久之，曰：“我不忆何处曾见斯人。”

女居如皋两年。甲子春间，贼势渐蹙^④。李宫保亲统劲旅，转战而前，克复苏垣。时有降贼外示服顺而内怀崛强，宫保特斩之以徇^⑤于军中，然后反侧子以安，而人心乃定。女思乡綦切，遂于金阊门外择三椽以居焉。当女舟楫往来时，为营兵所窥见，惊为天仙化人，思欲得之，以宦家女，未敢遽尔孟浪。某少尉与营兵相善而亦识女父，锐身自任，代作冰上人。营兵以阶级固当得官，囊中蓄积颇富，因以重利啗^⑥之。女父闻言，愤然作色曰：“此何虫豸^⑦，乃欲匹我

女耶？”挥之出门外。营兵衔憾刺骨。十二月二日，天寒欲雪，彤云四垂，女父方以勾当公事外出。是夕，营兵竟纠众破扉入，劫女往僻地，逼之不从，乘间自经死。营兵惧祸，薄葬之于虎阜白骨塔中，以灭其迹。女年仅十有四岁。

越数年，谢君绥之设乩坛于桃花坞精舍，学道参真，冀有所得。时九月二十夕间，凉露初零，残月已上，二三同志共为扶鸾。忽洞云仙子降书云：“我生不辰，少遭离乱。幸免余生于红劫，反遭逼勒于绿营。正标梅待字之年，经落叶伤心之惨。黄金有价，难移皦日之贞；白璧无瑕，自矢严霜之操。命拚一索，魂返九原。乃蒙天帝褒荣，册封洞云仙子，得超鬼箴，许列仙班。供职紫霄，青鸾作伴；厕身玉洞，蓬岛游行。怀前事以茫茫，思旧情兮脉脉。青年姊妹，都为望帝之鹃；白发爷娘，难庇将雏之燕。故乡灰烬，血食无灵；仙仗途遥，思归有梦。兹者蓉城出使，梓里偶经，听到乌啼，肝肠欲裂；感生蛩絮，形影自怜。表劲节于千秋，烦君兔管；撼幽思之一缕，在此鸾坛。”又为七绝两首云：

气马形车下九天，精神恍惚系炉烟。尘缘已了乡心在，愿侍爷娘不羡仙。

一领铢衣冷袈裟，故园下瞰已成墟。有人问我修真诀，云度飞鸿月养鱼。

又作即景诗五绝两首云：

宵深入语静，秋老月光疏。试问纱窗外，花坛扫也无？

开窗望秋月，弟睇怯衣单。露冷梧桐落，流光酿晓寒。

书毕寂然。同人方拟再有所问，叩之，亦不应。座中有微知其事者咸为咨嗟太息。

或云：女之姊妹二人，咸于如皋化去。大抵才貌两端，皆为造物之所忌。而如女之猝遇狂且，怀贞抱璞以死，则尤可愍也。闻当时营兵逸去，莫可踪迹。女父以微官而在下位，不能一伸其冤。采访事实，言之当道，以请旌表，此后死者之责也。柳程皆以一弱女子而能御强暴而不挠，临死亡而不慑，须眉且愧之矣！呜呼，岂不足为巾帼光哉！合并书之，以垂后世。

【注释】

①给（dài）：欺哄。

②扶鸾：一种迷信活动，在架子上吊一根棍子，两个人扶着架子，棍子就在沙盘上画出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。

③咄（duō）：呵叱。

④蹙（cù）：紧迫。

⑤徇（xùn）：对众宣示。

⑥啗（dàn）：拿利益诱人。

⑦豸（zhì）：没有脚的虫。

卷 五

笙村灵梦记

山鹿城西八九里许，有笙村焉，古隐君子之所居也。相传王子晋缙岭仙去，曾小驻于此。村人闻笙声缥缈云外，故有是名。村中旧住申姓者，巨家阀阅也。名立规，字月舫，已入邑庠为诸生，颇有文名。工刀笔。乡里有睚眦^①怨者，辄控之官，以是咸惮之。生一女，名慧贞，字韵秋。幼即通书史，工诗词。年甫及笄，所作新诗已传诵人口。有《杂忆》七律四首，殆以自寄所思也。

其一云：

远山如黛水如油，触拨无端忆旧游。怕惹春寒风
翦翦，漫题前事月钩钩。新梳蝉鬓名樊素，自画蛾眉号
莫愁。垂柳垂杨烟雨里，几重帘幕几层楼。

其二云：

棠梨院落枇杷门，长雨阑风夜断魂。小字斜行时
寄恨，落花飞絮总无根。鸦头袜试新翻样，凤子裙洗旧
褶痕。如豆一灯床不下，此情消得几黄昏？

其三云：

不怨多情只怨才，天边鸿雁费疑猜。清风明月都
无赖，小阁疏帘总不开。偶读道书缘病起，自修花谱怕

人来。当年江令真痴绝，要倩徐陵序《玉台》。

其四云：

性喜妒香亦喜茶，诗篇画笔过年华。秋风庭院三重幔，春雨帘栊六幅纱。偏为辟寒长饮酒，偶思破寂独看花。银屏昨夜凉如水，数尽星辰斗柄斜。

城中诸名媛见之，自叹弗如。远近仰慕其才者，咸来求字，低昂终不就。女意有所属，逼于父母，势不得遂。由是抑郁生疾，日就瘦削，未几竟死，芳年仅十有六。女父伤之，即葬于屋后梨花树下。

玉笥生无玷，长洲名秀才也，僦屋春申浦上为寓公。夏间，体中偶患不适，思觅一避暑之处，藉以消夏，用遣长日。月舫固与生为忘年交，遂招之往。屋后小园，布置颇雅，叠石当屏，杂花成幄，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有“蕙香小榭”“绿天深处”，皆精舍也。生因养痾其中，几与世上红尘隔绝，自闭门觅句，仰屋著书之外，了无一事。

一夕，读书至三更，微倦隐几。忽一女子珊珊来前，媚眼流波，娇姿夺月，长眉秀靥^②，妍艳罕俦，迳至生旁，衿衽作礼。生惊起相揖，诘所从来。女笑曰：“妾即申家女子，君岂未知耶？”询其字。曰：“蓉卿，因以十月生，故名。”坐谈既久，渐入游语。女问生近作何诗。砚底适露诗笺一角，因取观之，乃《有忆》三绝句也。

其一云：

惆怅怀人强倚楼，梦魂欲渡怨无舟。落花湖上知多少，不及侬心万点愁。

其二云：

蕉帘秋意月昏黄，小榻熏残豆蔻香。劳我今宵翦灯坐，薄罗衫子耐新凉。

其三云：

小楼曾听诵诗声，未了三生石上情。无计著书且闭户，不缘修道总缘卿。

女曼声吟哦毕，遽拍生肩曰：“所忆何人？可直陈否？”生曰：“所谓美人，在天一方，相思不见，我劳如何！”女曰：“然则君何为而舍近而就远耶？”生因揽女于怀，曰：“卿的是解人，但虑短缘撮合，不能与卿偕老，始乱之而终弃之，君子所弗为也。”女曰：“君未婚，妾未嫁，苟两心相同，何患不谐？”生遂炷香于大士前，订为夫妇。携手入帏，极尽缱绻。自此女无夕不来。或翦灯作字，或对月联吟，虽逢风雨，女亦至焉。

生因询女：“卧室在何处，当必在园左右；不然，何能往还自如也？”女曰：“今夕蟾辉分外皎洁，何不一至妾房，破君疑窦？但卧室后窗，正与巧姨之房相对，君勿作誓^③咳声，恐其耳属于垣也。”生笑应之，遂与偕行，不百数十武已至。室在一高阜，蹶石级而上，门外梨树数十株，绿荫缤纷，略漏月光。女自启双扉，导生入，小室三椽，倍极幽雅，中悬扁曰：“红蕤阁”。左为女房，右为书室。阁中鼎彝斑驳，图史纷陈，玉轴牙签，充牣插架，房中帷帐衾枕，更形华焕。女曰：“婢已早睡，不能唤起煮茗，勿嫌简褻。”生偶翻案头素册，上题曰：《韵秋女士漫稿》。甫欲展阅，女遽夺之去。生曰：“此岂卿作耶？何为秘不示人？”女曰：“君至此间，当谈风月，复何暇及此冷淡生活哉？”是夕，生宿于女房。天未明，即呼生起。时月已落，乃笼纱灯穿林行。甫抵闾^④，鸡已鸣。生回顾，女倏已不见。异之。

翌日，生微觉体倦，散步园中，聊抒积闷。信足所至，路颇曲折。偶忆昨夕所经之境，尚堪仿佛，爰遁之而行。既